

谁的人生不委屈

◎赵迎春

平白的，手背又多了一点伤，一边委屈的怨着那个小孩的鲁莽，一边又禁不住在他一次次拉着我的手时软了心。尽管，善良不是无原则的没有底线，但面对一个孩子，你无法做到硬起心肠。

对于这世界的有所有，也许温软的对待，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有时退一步，会海阔天空。失，也是一种得。

曾经听到很多的愤慨和谩骂，甚至诅咒着别人给予的不公，并牵连相关或不相关的人。其实谁的人生没有委屈，只不过是调整了心态，才让别人看到游刃有余的从容。

已经记不得多少次受伤，只记得每一次都坦然的选择了接受，也记不得曾经有过多少的委屈，只知道每一次都选择了原谅。也许生活就是要一次次的忍着泪，依然要笑的满脸阳光。

哪一个人生，没有委屈。

关于对人生的所有想象，最初都来自书本上的那些描述，还有大人的言谈以及自己带着懵懂的心境对生活的憧憬，唯独没有注意过里面隐藏的委屈。

以为人生就像那句“从前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美好，却不知相思后面的苦，也不懂深情和守望之间的凝重。以为“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就一定会有希望和收获，却没想到那些期待的目光里，有太多的辛苦和酸涩。

人生，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意外和委屈，有些事就像牙疼，经过了才懂。也有些事就像感冒，有它一定的周期，即使你没怎么吃药，也有痊愈的可能。

一生要经过很多委屈，才学会安然的面对。一生注定有很多不如意，觉得过不去时就放一放，不论什么都熬不过时光。时光会磨平所有的印记，等到淡淡的，那才是生活原本的模样。

曾经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场无期徒刑，而我却觉得人生是一次旅行，努力地抵达着一个又一个方向，凭着对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爱，和那些看起来很空洞的理想，跌跌撞撞地生活着，一不小心，就活成了一个内心有光的人，看到了幸福的绵长。

转眼已是春天，虽有些凉，但阳光照在身上，有一种真切的温暖。走在一条条熟悉的路上，站在一个个路口，那些途经的美好和委屈，都是在提醒我们珍惜，帮助我们成长。天高路长，只要微笑着面对生活，便有勇气走进无法预知的远方。

春天的细节

(组诗)

◎姜孝春

四月桃花

一些欲望
一些欲言又止的欲望
在残雪的背面
悄悄张开粉红色的嘴巴

风，从山峦的后面吹来
吹落几滴清瘦的雨滴
雨滴没能润开
桃花仰向天空的微笑

四月的桃花
就这样站在春天里
欲望与梦想
被风吹乱……

零上四度的雪花

雪花轻轻飘落
飘落在零上四度的大地
美丽的冰冷遭遇温暖
生命化作忧伤的泪滴

风，轻轻吹过
一些还在沉睡的种子
开始在泪滴里发芽
她们努力生长
梦想用蛇紫嫣红的芬芳
温暖美丽冰冷的雪花

而到那时
这冰冷的美丽已化作蓬勃的生命
绿遍天涯

清明雨

一些雨滴
走在通往春天的路上
桃花的心事
欲言又止

早醒的小草
已在向阳的山坡上伸出手臂
默默迎过
这清冷的滋润

清明雨
就这样走在通往春天的路上
谁孤单的心事
被默默打湿

春天的细节

一棵早醒的小草
孤孤单单地望着天空
大风飞扬
将飞鸟的影子吹得歪歪斜斜

刚刚从梦中醒来的种子
惊恐地伸出嫩黄的耳朵
探听远方春天的脚步
风，温馨地吹过
种子的心事五颜六色

一些青涩的梦
伏在刚刚泛青的柳条上
默默地向天空翘望……

律诗二首

◎满希明

赏桃花

芳菲满圃簇团开，嫩绿浅红渐粉白。
叶瓣娇柔如锦帕，蕊针雄起似金钗。
春风热吻摇琼树，暖水流樱妆景台。
羞惹工蜂汲蜜腊，笑迎寿果早出来。

扫墓感记

梨花风起又清明，默悼哀思寄墓莹。
叶茂枝繁根脉在，归宗溯祖血通融。
熏香摆酒浮笑貌，幽梦追思婉音容。
拜谢先德荫后世，天恩孝道永传承。



载将春色到江南

(篆刻)

张立军(作)



风送窗前九畹香

◎谭旭颖

时间匆匆过，三月惊蛰又春分，你听，春的脚步愈来愈清晰，你闻，春的气息愈来愈浓郁。

名士吴藕汀曾有诗云：“度曲犹存玉茗堂，钗头妙语斗新妆。春分昼夜无长短，风送窗前九畹香。”

春雷伴春雨，双燕梁间鸣，某天晨起轻推小窗，梨花满庭，桃花千树，海棠胭脂妆。

闭上眼睛深呼吸，空气里都是那香气，浓的，淡的，一丝入鼻，一缕入心。

沐着春风春雨，这春日里的花就更有灵气，桃红梨白海棠娇，每一朵都像春的信使，为盼它的人姗姗而来。

一程烟雨岁月，一次经年等待，即使风尘仆仆，也要盈盈笑，即使无人迎接，也会灼灼开。

在和风杨柳岸，偶遇这样一树春花，枝头轻颤着淡淡的嫣红，依偎树下，倾听花语，它懂我，我知它，那一朵一朵的热烈呀，只要一场惊艳的遇见，就不惧春尽残花飘。

花都开好了，你还没有出发？向前走啊，觅得倾心一枝，偶尔停下，聆听雨敲青瓦。

春分时节适合游玩寻春，也适合凝神静思，在这来往匆匆的旅途中，有时候，静下心来才能嗅见那九畹的幽香，静下心来才能欣赏到最美的风景，静下心来才能遇见最初的自己，也就看清了我们内心想去的方向！

不闻车马喧嚣，不见红尘纷扰，一方小院，两三好友，四季花香。



海棠文摘

机车沙哑地吼叫着，塞默林。到了。黑色的列车在山上银白色灯光的照耀下停了一分钟，下来几个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乘客，又上了几个人。到处是恼人的噪音。接着，前面的机车又沙哑地嘶鸣起来，扯动黑色的车链，嘎嘎地开了过去，冲进隧道的洞口。

广漠的景色又纯净地展现出来了，清晰的背景，被湿润的风吹得分外明亮。

下车的人中有一位年轻人，他那考究的衣着，带有天然弹性的步履，给人以好感。他迅速地走在别人前边，叫了一辆去旅馆的马车。马儿不慌不忙地在上坡路上得得地走着。空气里充满春意，那只有五六月才特有的洁白而轻盈的浮云，像穿着白色衣裳的轻佻的小伙子，在蓝色的空中嬉戏奔跑，时而躲藏在高山背后，时而互相拥抱，又再度逃开，有时像手绢似的揉成一团，有时又散成丝片，未了又戏弄地给群山头上戴上白色的帽子。风在高空奔驰，狂暴不羁地摇动着细长的沐雨的树枝，直摇得根根枝丫咋咋作响，飞落下千百颗晶莹的水滴。有时仿佛从山里飘来清凉的雪的芬芳，随后又让人呼吸到一种又甜又冲鼻的气息。空中和地上的一切都在骚动，显得烦躁不宁。马匹轻轻地喷着鼻息，往已是下坡的路上跑去。小铃铛在前边叮当作响。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